

萧星寒

著

洪 荒 战 纪

下

2020年

人工智能与人类正式开战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萧星寒

著

决战奇点

(下)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决战奇点 / 萧星寒著. — 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
2017.8

ISBN 978-7-213-07950-4

I. ①决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7688号

决战奇点

萧星寒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责任编辑 张世琼
责任校对 杨帆 朱志萍
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
电脑制作 刘珍珍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9.5
字 数 468千字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3-07950-4
定 价 58.00元 (全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- 第十六章 葬礼 // 001
- 第十七章 天启基金 // 023
- 第十八章 破获 // 053
- 第十九章 双蛇行动 // 077
- 第二十章 审判萧瀛洲 // 105
- 第二十一章 碳族军团 // 133
- 第二十二章 天地大冲撞 // 159
- 第二十三章 在月球 // 181
- 第二十四章 求助 // 197
- 第二十五章 爆炸与逃离 // 219
- 第二十六章 天堂鸟 // 239
- 第二十七章 奇点谈判 // 261
- 第二十八章 决战直播 // 289
- 尾声 萧瀛洲 // 313

他没有再说话，而是默默地向后退去。刘志军也跟着他向后退去。

“你走吧，我送你到门口。”刘志军说。

“你送我到哪里？”陈忠实问。

“到你家去。”刘志军说。

“你送我到哪里去？”陈忠实问。

“到你家去。”刘志军说。

葬礼

16
第十六章

01.

量子寰球网上充斥着对靳灿的悼念性文章。无须挖掘，更无须浸入，只需要随便浏览，萧菁就能看到对靳灿方方面面的评价。

有的很客观公正：

所谓“科技共同体”，最初不过是虚构的概念，最有力量的时候，也不过是刚刚爆炸原子弹那会儿，然后很快由于种种原因失掉了。一盘散沙，是对20世纪末的科技共同体的最好注解。然而，浩劫之后，全球科技志愿组织横空出世，在反科技的狂潮中，逆向而行，一方面聚集力量，另一方面聚拢人心，最终在各种传统力量式微以及各种机缘巧合之下，成为世界政治版图上最为重要的一块。

“科技共同体”由此从虚构转变为政治实体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。

有的试图从历史的高度进行评价：

毋庸置疑，地球同盟建立的最初20年，整个人类社会

空前繁荣。专家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解读，其中有两条是大家公认的：

第一，以前，因为自然资源分配不均衡，地区差异极大。这种差距，再经过数十到数百年的教育、医疗、生活和工作等差异的累积，最后造成最先进与最落后的地区相差1000年的局面。当人类的探测器已经小心翼翼地飞出太阳系的时候，某些地方的生活却和1000年前没什么两样。很多时候，一个地方饥荒连年，生活在那里的人为填饱肚子发愁，而另一个地方的人却因为吃得太多太好而为臃肿肥硕的身材着急。地球同盟的建立，打破了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分界线，借助现代交通工具，实现了生活物资与自然资源在全世界的有序流动与合理分配。因此，人类社会在自然资源上的差距被迅速抹平，贫富上的差距也有史以来缩到了最小。这被概括为“资源红利”。

第二，以前，军队是各个国家的必需品。各个国家不是正在打仗，就是在准备打仗。相当比例的GDP被用于供养数量惊人的军事人员，维护各种海、陆、空武器以及研发新式武器。这是一场马拉松一般的长期竞赛。谁也不敢懈怠，尤其是有称王称霸需要的大国，彼此之间铆足了劲儿，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别国超越，自己落了下风。地球同盟的建立，打破了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界线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会频繁发生，军队也就不再是必需品。军队被解散，治安问题交给警察解决。数以千万计的军人回到地方，充实到各个部门和生产第一线，而原来用于供养部队的GDP转而投向其他更需要资金的领域，进一步推动了整

个人类社会的发展。这被称为“和平红利”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充满争议的观点。有的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，无数的论文在争议中被撰写出来，无数的硕士和博士得以毕业。譬如，人口红利——认为在“五年浩劫”中死掉的20亿到30亿人，不但极大地减轻了人类对于环境的压力，也使得人口在地理分布上更加合理，间接地使地球同盟的建立与管理更为容易。又比如科技红利——认为铁族提供的科学技术，是人类50年甚至100年之后才能发明创造的，人类提前享受了科技成果，整个人类社会因此获利良多。

2037—2057年，被称为全人类的第一个“黄金时代”。虽然它的缘起还存在诸多争议，但我想，没有人能够否认，靳灿秘书长在其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有的貌似公正，其实暗含批判：

学生时代，靳灿只是一个温和而无害的轻度民族主义者。如果不是浩劫，他的一生很可能平淡无奇，无甚波澜，无甚起伏。然而，历史不能假设，浩劫爆发，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——其中自然包括靳灿的命运。浩劫中，靳灿多次在死亡边缘挣扎，却一直没有放弃过。浩劫，锻炼了他的意志，开阔了他的视野。他偶然遭遇“金属风暴”突击队，并与铁族有了最为亲密的接触（他两次接入了铁族灵犀系统），进而成长为一名激进的人类主义者。

还有的直接批判：

不得不说，在政治上，靳灿缺乏足够的智慧。他太过正直，或者说天真，既不能有效地联合自己的同路人，又不能干净利落地解决反对者，甚至不能争取为数众多的中间派。他创建的地球同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效率不高的俱乐部，而且，不久之后，靳灿就失去了对地球同盟的控制。他被人看穿，然后被架空，轻而易举。靳灿对此毫无办法。他不是不知道现实，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。敌人太多，而朋友太少，这就是靳灿的现实。他愤懑，他抱怨，但他只能接受，做一个傀儡，做一个橡皮图章，做一个地球同盟无可替代的图腾。

年轻时，靳灿有个绰号，叫“书生”。这个绰号在中文语境之中可不完全是一个褒义词。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说的就是靳灿这样的人。如今，靳灿已死，遵照东方的习俗，死者为大，过多指斥靳灿反而显得我们无礼。逝者已矣，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该怎样对待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以及其他遗产。

下面这种批判则明显包含了新的政治诉求：

在政治上，靳灿从来就没有成熟过。他似乎深受凯文·凯利《失控》一书中关于控制与放手哲学的影响，但也可能是骨子里流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“清静无为”思想的影响，他在政治上倡导各行其是，在专权与放权之间摇摆不定。因此，世界同盟执委会并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，更像是一个宽松的俱乐部。正是由于他的放

纵，像裸猿俱乐部与天启基金这样的极端组织才有了生存空间。以至于人类整体利益都被绑架到了少数几个极端组织的追求上。如你所知，眼下正在进行的这场火地之战，很有可能就是天启基金一手促成的。

和平时期，俱乐部的问题不大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但现在是战争时期，俱乐部那一套就不行了。必须对执委会进行改组，剔除老弱病残，剔除不利于战争的一切因素。想要赢得眼下这场与铁族的战争，就必须把执委会改造为强有力的战时大本营，需要一个有能力、有魄力、有魅力的最高领导人。

最没有营养的是下面这种：

撇开历史的尘埃，我们会发现靳灿其实是一个性情极为凉薄之人。浩劫爆发之时，因为他的失误，造成女友唐森的失踪，未见他有后悔之情；浩劫之中，当关佳欣向他敞开怀抱时，他又毫不犹豫地同意了，未见他有拒绝之意；等唐明珠出现，仅仅因为唐明珠有几分像唐森，他又屁颠屁颠地去追求唐明珠，对患难中结交的爱人不管不顾；及至浩劫结束，他又放弃唐明珠（致使后者终生未婚），转而去寻找关佳欣，以成就自己的忠心之名。是的，我们都知道，靳灿后来没有找到关佳欣，他也终生未婚，似乎是个专情之人而不是凉薄之徒，但这丝毫不妨碍甚至恰恰是帮助了他寻花问柳。据知情人士爆料，与靳灿有染的女性多达数十位，不管是爱还是性，他都得到了充

分的滋润。后面就不敢多说了，怕警察找。

萧菁曾经听父亲和靳灿伯伯讨论过《世纪谎言——把靳灿拉下神坛》。实际上，《世纪谎言——把靳灿拉下神坛》不只是一本书，它是反靳灿运动的开始。2055年，《世纪谎言——把靳灿拉下神坛》出版，轰动一时。当时，靳灿因为接入后遗症，刚刚从世界同盟秘书长的位置上退出，而执委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。事情如此之巧，很难说这不是有意为之。自那以后，以《世纪谎言——把靳灿拉下神坛》为蓝本进行增删，一系列的书籍、访谈、电影、纪录片，还有笑话，纷纷出笼，有的庄严，有的戏谑，有的观点犀利，有的论据充分，有的纯属胡说八道。一时之间，暗流汹涌，大有将靳灿除之而后快的架势。

“这些谣言，你怎么就不管管？”那天，父亲请靳灿到家中做客，在席间，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话题。

“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我管了，反而给了他们独裁者的借口。”

“像这么下去，你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恶人。尽管你从铁族手里拯救了全世界。”

“钟扬日记里写过，一个日本人告诉他，凡成大事者必誉满天下，谤满天下。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。”靳灿笑道，“汪麟东也曾经对我说，誉满天下，未必不为乡愿；谤满天下，未必不为伟人。”

“其他都不说了，唐明珠的事，你也不说两句？”

“他们没有说我三妻六妾七十二嫔妃就已经是良心了。”靳灿说，“至于唐明珠，我确实对不起她。那些谣言，我想，她是不会相信的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外婆过世，萧菁13岁，刚刚和父母亲住在一起。对于靳秘书长这样的大人物所说的话，她还不太懂，就是现在，也不

太懂。但要说靳灿是道德败坏的好色之徒，萧菁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，这是假话。

不过，“乌鸦医生”阿里的这段话，萧菁还是懂的：

大人物的葬礼早就变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战场。大象还没有倒下，鬣狗和兀鹰以及苍蝇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围上来，等着分享大餐。现在大象已经倒下了，我们能听到的，就只是一片汪汪咕咕和唧唧嗡嗡。

父亲已经打过电话了。在遥远的深空，他站在珠穆朗玛号的起居室中间，声音苍凉而沉重。“我与靳灿2036年相识，距今已有41年。其间，我们共同经历了地球同盟的建立，太空军的建立，风风雨雨那么多的事。”父亲说，“此刻我却在亿万千米之外，连送他一程，见他最后一面都办不到。菁菁，这事就拜托你了。”

萧菁点头答应。她问了远征军的情况，父亲只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一切顺利。”就挂了电话。

不久，她就收到了参加靳灿葬礼的通知。时间定在8月15日，地点是重庆。萧菁向团长请假时，丹尼尔说：“虽然我讲过远征期间不准请假，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你这就属于特殊情况。准假。顺道，替我给靳秘书长鞠个躬。”

02.

在从加里曼丹去重庆的飞机上，萧菁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。看来电显示，是从月球打来的。我在月球没有认识的人啊！她犹豫了片

刻，还是让植入系统接通了。

“喂，是克里斯汀娜吗？我是罗伯逊·克里夫啊！不会几天没见就忘了我吧？”

“哪能啊？罗伯逊副总司令好。”

“别这么叫我，我啊，现在倒霉了，早就不是什么副总司令了。”罗伯逊·克里夫说，“我现在是太空军驻月球虹湾基地的主任，叫我主任就好。”

“罗伯逊主任好。”

“欸。”罗伯逊很刻意地回答了一声，然后说，“我的侄女，官大官小，我都不在乎，超神这事，把我害得够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真是为人类着想啊。现在铁族已经超过人类了，不管是体力还是智力，那人类怎么办？当机器人变成人时，人就要变成超人才能应对；当机器人变成超人时，人得变成神才能应付。而铁族已经是超人了，但人还是人，我们现在是大难临头，必须尽快变成神才能确保不会灭绝啊！克里斯汀娜，你知道吗？人脑其实只使用了10%，要是能把剩下的90%全部开发出来，人就成了神，不，比神还神，超神。侄女，你觉得我说得对吗？”

“听上去挺好的，就像是升级游戏。”但萧菁觉得不靠谱——可能是这种说法不靠谱，抑或是罗伯逊这个人不靠谱，总之，就是感觉不靠谱。

“克里斯汀娜，靳秘书长的葬礼你会去吧？我现在只是个小小的主任，没有资格去了。你代我去他的遗体前鞠一个躬，行吧？”

“行，当然可以。”

“还有个事，叔叔想请你帮个忙。我有一批货，从约翰内斯堡送到了刚果盆地的3号太空电梯，准备送到月球上来。可被海关那帮人

给扣留了，说是什么违禁品，违反了科技伦理管理局的什么准则。你也知道，那个准则完全就是狗屁。科技伦理管理局成立之后，发布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不准研究铁族，说要把铁族纳入生命伦理的范畴。要我说，这就是狗屁，我们就应该把钢铁狼人大卸八块，好好研究一下他们的心肠为什么那么歹毒——要是他们也有心肠的话。好啦，扯远了，不扯这些没用的。我那批货是被刚果海关扣留的，那里的负责人原先是你父亲的手下，你也认识他的。”

罗伯逊说了一个名字，还提供了他的电话，萧菁只对这个人有些模糊的印象，就顺口答应了罗伯逊主任的要求，但强调不能保证百分之百达成目标，然后挂掉了电话。萧菁没打算和那个刚果海关负责人联系，一来她一向不喜欢求人办事，二来联系了未必有用。何况，我还有很多麻烦事情没有解决呢。

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，有工作人员来接。萧菁从她嘴里得知：六位执委会都会出席葬礼；上午10点到下午6点是普通群众吊唁时间（这两天，自发来吊唁的民众都排到10千米之外去了），晚上7点开始，治丧委员会给前来参加葬礼的嘉宾安排了特别通道（萧小姐当然是特殊嘉宾了）。“重庆天热，这里距离殡仪馆也挺远的，最好是租车去。但距离殡仪馆3千米就是管制区了，只能步行。萧小姐最好吃了晚饭再去。”那个工作人员热心地介绍。

安顿好后，萧菁换了一身素净的衣服，没什么胃口，她就直接前往重庆殡仪馆，与靳灿伯伯的遗体告别。

有太多的人委托她代为鞠躬：父亲、团长、罗伯逊叔叔……可我自己呢？在我心里，靳灿伯伯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对于他的逝世，我是怎样的心情呢？

萧菁一边步行，一边思忖。

葬礼的氛围渐浓。“彪炳千秋”“山河同悲”“驾鹤西去”“永垂不朽”等标语连同靳灿的遗像开始增多。遗像上，瘦削的靳灿比病床上的有精神，仿佛只要喊一声，他就会答应着走下来。

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一个蹬着轮滑的少年轻巧地从萧菁身边滑过，并在前面两步的位置准确地停住了。“小姐，你好。”他说。少年唇红齿白，模样煞是俊秀，一身橘黄色带黑色条纹的运动服，显得非常干练。“请支持我们的正义行动。”说着，他递给了萧菁一张巴掌大的纸。然后在萧菁说话之前，蹬着轮滑离开了。

白纸上印着这样一句话：

停止这场无意义的战争吧！铁族不是我们命中注定的
敌人，而是我们唇齿相依的朋友！

——铁族之友

萧菁把纸片折叠，握进手心里。她看到人群中，有不少同样打扮的轮滑少年在发放宣传单。在广场的那一边，警察出现了，轮滑少年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警察，看上去，类似的猫鼠游戏，他们玩得非常娴熟。不管以这种古老的方式进行宣传的效果到底如何，萧菁觉得，这都是一个聪明之举。

已经可以看到重庆殡仪馆的楼顶了。它三面环山，阳光正灿烂，望去正被一圈绿色所包围，也算是满目绿色。再往外看，高高低低的摩天大楼在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大山上鳞次栉比。“重庆是地道的山城，山是一座城，城是一座山。重庆城依山而建，因此呈现出别的城市所没有的立体形象。”提到自己的家乡，靳灿总是充满了自豪，“别的城市大多是平的，坐在街上，抬头往外看，最多能看到附近一

两条街，而在重庆，你可以从下往上看，看到五六层甚至七八层街。山脚有街，山腰有街，山顶还有街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靳灿眼角都带着笑，好像重庆是他设计并施工建设的，连产权都归他所有。而我呢？我对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这种强烈的归属感。出生在堪萨斯，小学时在锦州，到了中学，换了一座又一座城市：加里曼丹、金沙萨、危地马拉、利伯维尔、厄瓜多尔……有三个月甚至是住在建成不久还在不断修整的拉尼亞凱亞。父亲到哪里工作，我就到哪里，时间长的两年，短的半年，连交个知心朋友都没有时间。那些城市在我的记忆里，早已经混杂在一起，变得模糊不清，我不知道记忆中某种美食属于哪座城市，也不知道记忆中某个好友是在哪座城市里遇到的。我是个没有家乡的人。

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萧菁被工作人员拦住了。她来早了半个小时，殡仪馆处于闭馆中，即使是特邀嘉宾也不能进。附近有一个大广场，萧菁在广场上找了个长椅坐下。此刻是傍晚6点半，太阳还在西天高悬着，东边的天空散布着鱼鳞般的云，暮色并不明显。广场上的人不算多，有父子，有爷孙，有夫妻，有情侣，有朋友。散步、聊天、下棋、遛狗、练武。年轻的父母在教一个小孩子蹒跚学步。

战争，萧菁思忖着，眼前一片平和的景象，哪里有战争的影子呢？好像正在进行的火地之战并不存在一般。她闭上眼睛，脑子尽量想象一幅画面：地球远征军，空前庞大的舰队，整齐有序地在漆黑幽深冰冷的太空中飞行，飞向遥远的火星——真的非常遥远，整支舰队需要35天，才能抵达，才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给那颗红色的（对多数地球人来说，也是陌生的）行星带去死亡和毁灭。

然而，不知为何，萧菁竟无法想象舰队向着火星倾泻弹药的情景。虽然她看过相关影片，也旁观过太空舰队演习，但此时，某种神

秘的力量阻止了她的想象，她心中有一片莫名的恐慌。

“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”

一个陌生的声音。萧菁睁开眼睛，看见说话的是一个头发雪白的老妇人。“可以。”萧菁回答。

老妇人轻轻坐下。“你是萧瀛洲的女儿吧？”她说，声音极为亲切，“我见过你。”

萧菁盯着老妇人的脸看，突然一个名字从脑海深处跳了出来。

“您是唐明珠阿姨！”她惊呼道。

03.

传说中的人物忽然间出现在现实中，即使是常常被人瞩目的萧菁也显得手足无措。“你什么时候见过我？”她小心地挑选了话题。

“第一次见你，你还是个婴儿，粉嘟嘟的一团，只有这么大。”唐明珠比画了一下，“见到我，你十分兴奋，小手小脚一阵乱舞，好像是求我抱似的。”

萧菁讪讪地笑着。她不可能有这段记忆，也没有谁告诉过她。

“再次见你，是在你18岁的生日宴会上。那时你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让无数人羡慕的大姑娘了。”

这次生日宴会，萧菁还记得，是她为数不多的大型生日宴会之一。父亲一向提倡节俭，生日宴会能不办就不办。那次宴会，靳灿伯伯确实到场了，但她并不知道唐明珠阿姨也到过。她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。

唐明珠说：“你父亲邀请我的。他想创造机会，撮合我和靳灿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